

## 聊斋闲品

## 云是鹤故乡

□宋红虹

古来圣贤皆寂寞，从来材大难为用。千百年大瓢兀自空着，大樽兀自独立，没人能利用它们。当年，孔子周游列国，斥乎齐，逐乎宋卫，困于陈蔡，辗转奔波14年终不能被重用，最后仍是未尝被沽价的美玉，不曾被食用的葫芦，没有木匠问津的大樽。

自古以来感叹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，生不逢时，无路请缨的人多。阮籍、刘伶等人用清淡、饮酒、伴狂来避世，排遣苦闷。陆游有“寂寞开无主”的忧闷和“只有香如故”的不甘。陈子昂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之悲慨。欧阳修被贬滁州时，一直主张与民同乐，但是从“饮少辄醉”，“颓然乎其间者”中又能感受到其内心深处处的苦闷与落寞。面对寂寞，豁达的苏东坡，既有“回望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的豪情，又有“日啜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逸情。

梁山泊的阮小七价值观是，“俺这一腔热血，只卖与识货的”。因为中国人一直信奉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但是知己者往往不遇，士只有寂寞以老。于是，不觉豫让的故事是悲剧，他坚持“他人以众人遇我，我以众人报之；以国土遇我，我以国土报之”。先是有智伯这个知己可供其拼一腔血去洒，末了又有赵襄子这个知己去成全其心志啊。卞和怀抱美玉，多年没人识得。但怀中美玉依然是美玉，一块旷古未有的奇玉。士怀才不遇，但才依然是才，士岂能不是士。

能把寂寞作为享受的人不多。大约因为箕山的风、月太可人了，才有了许由的洗耳。还有视权贵如腐鼠，宁做自由之龟的庄周，东晋时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。明时，世人眼中的唐寅放浪形骸，他却笑道“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”，如一声春雷响彻名利场。

曹雪芹也罢！唐伯虎等人也罢！其实都身怀旷世奇才，只是他们不认可世俗的人生道路，而本身的理想道路总是遭受现实的沉痛打击，于是他们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向人生“罢工”，或者义无反顾地逆流而行，情愿穷困而死也将自己的理想之路进行到底。由于他们的“罢工”，由于他们不顺应潮流争取功名利禄，这在普通人眼中，他们自然是另类，甚至是于国于家无所作为的废物了。

为了生计，大多数人不得不绞尽脑汁在世俗中滚打，这无可厚非，但是与此同时，也应该对那些不屈服现实，为了内心的憧憬以及尊严甘愿饿死的人，表示理解与敬意。因为一个繁华的社会虽然是靠务实者所拼搏而来，但是这社会倘若所有人都屈服现实，没有那些不合时宜者的抗争与呐喊，这个社会将失去良知与希望。黑格尔说过：“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，他们才有希望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，注定没有未来。”

寒山问拾得曰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”拾得曰：“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”世人多以之为警世恒言。可是，总觉得如果改为“不论何年，无需看他”岂不更好。

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不屑于此的名士择清静处隐居，宁愿寂寞着，也要独善其身。中国人是最灵活了，得意时有儒家的入世思想激励言行，失意时有道家的出世精神来慰藉心灵。

想入仕需有一定的基础条件，首先是身体素质好，文山会海需有一定的坐功，还有各种应酬，没有过强的体质不行。想有作为、出政绩，所以不简政，竭力把小事做大做强，也需要超人的精力。其次还要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，能够面对指鹿为马、背信弃义等人事不惊不怒，甚至自己也要这样的厚与黑。那些不具备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沉稳的心理品质的知识分子，自是胜任不了。既如此，只能寂寞着。

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觉得孤独寂寞，还因为他们往往代表社会发展应有的正确健康的方向，其思想必是超前于同时代人。鹤立鸡群，鹤是寂寞的。

鹤又是从容的，云是它的故乡。

## 灯下漫笔

今晚月光很好，伫立窗前，仰望天上月似一团银，如鸟一声叫，手机滴答响：哥们儿，玩微信吧，我们一起去看晚会。呵呵，我不会刷屏高科技进入现代晚会，我只会翻页旧心情，去搜索远古的晚月。

我搜索到了公元1083年10月12日夜，这是苏东坡的夜晚。这夜，也是天上月似一团银，老苏没给我发微信，他给我发来微心：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、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

我嫉妒苏东坡的幸福，这老头儿怎么能这样过得爽快惬意呢？他没有手机玩，他没有电视看，他没有游戏耍，他怎么能够，他怎么能够过得那么惬意舒心？

苏东坡没有快乐的理由。元丰六年这个夜晚，是他外放黄州的第四年，这个夜晚没甚特别啊，只是近乎十五，尚非一轮满月。黄州黄州，到底是花黄之州，还是心黄之州？自京都外放，贬谪黄州，前途黄了，心情不黄吗？四年了，四年的光阴能够平复当初的心情，那么，这么久了，依然还在黄州，西北望，心情不躁动吗？当是重新燃烧希望的时候了。人生苦短，前途更苦短，机关里过活，年龄是个宝，谁能拖得起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你一停四年，会有多少帆板富海里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人心里那一滩鸥鹭，乱飞度。

我羡慕的是苏东坡的那份旷达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新科进士，都摇头摆尾，在玄都观里看桃花盛开呢，他却扛起一把锄头，往开满菜花的东坡，去挖土种丝瓜，种黄瓜，种茄子辣椒。看桃花开，看杏花开，是闲；看菜花开，看野花开，也是闲，此闲非彼闲，这闲闲，也是闲得起来的？东坡先生闲得很落

## 书人书话

## 文化因学而昌

□王钦韶

泱泱中华是世界最大的文明古国，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，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。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，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，这种影响愈来愈大。

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代代传承且不断发扬光大，影响日益加深？一言以蔽之曰：“学”。民族文化因学而昌，文化传承因学而畅，文化创新以学为基，文化践行学是前提。中国历朝历代对“学”的重视，不仅发展了特有的东方文化，而且“论学”言论也成了中国文化精华中弥足珍贵、相对独立的一部分。

“治学”与“论学”是两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。“治学”是研究学问，“论学”是讲究如何学习。前者重在提高，后者重在普及；前者由专家学者承担，后者为所有人所必须。虽然二者都为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，但后者则更带有基础性。因为学习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。社会上的各色人等，不论职位高低，辈分大小，无不需要学习。诚如贾文丰教授在《历代论学要语类解》前言中所言：“一个注重和善于学习的国家，是个进步的国家；一个注重和善于学习的民族，是个兴旺的民族；一个注重和善于学习的家庭，是个充满希望的家庭；一个注重和善于学习的个人，有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。”

学有多途。看是学，做是学，而基本的学习方式是读书。青少年要上学，成年人要自学，中国有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的格言。可见学是人们一生的事情。贾文丰教授长期从事传统文化研究，在古代文化的领地上勤奋耕耘。他和他的同人不辞辛劳，甘于寂寞，呕心沥血，遍览《四库全书》和其他古籍，对先秦至清代的论学要语进行厘清钩沉、解析点评，终成近百万言《历代论学要语类解》。这无疑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纵观历史上的优秀人才，无不是勤奋好学之士。古人提倡读万卷书固不待言，现代史上的毛泽东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平时时期外出视察，总是手不释卷。他的睿智是学习的结果。

如今时逢盛世，社会安定，人民生活幸福，衣食无忧，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教育，举“科教兴国”之国家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，继承民族文化精华。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使一些人心态浮躁，热衷于读图和看影视作品，以至于人们称当今时代为“读图时代”。影像作品固然有自己的优势，而沉不下心读书毕竟是社会的一大弊病。《历代论学要语类解》对古代论学典籍的相关资料整理全面、梳理清晰，点评简洁，适合于在广大读者中普及。它的出版无疑能对社会起到某些补偏救弊的作用。

## 幸福着的苏东坡

□刘诚龙

心，“白头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。黄州惠州儋州，都是春睡美。没心没肺，亏他真睡得着。

这夜晚，东坡先生也乱了些心了。他睡不着了。是想起一句什么诗？急于要与人共赏？是想起了一则什么典故，急于要与人去笑一个？是想起来汴京城里某一段往事，急于要与人说一说？是如一阵太阳雨，阳光心底忽然淅淅沥沥有了心事，急于要与人去吐一吐？东坡先生是有红颜知己的，朝云懂他，朝云懂他满肚子的不合时宜，她懂得用一块绣着杜鹃图案的红巾翠袖，去拭东坡眼角的余泪。男人找一位拭泪听话的女人，堪比蜀道难；找一个陪泪对话的男人呢？此道难难于上青天。嗯，深夜里，等着男人回家的女人可能仅有，何处无月？等着男人出去的男人，多是绝无，张怀民在哪儿？可以相打架的男人，多又多；可以相打扰的男人，少而少，少得绝迹。

东坡先生这个月夜，朝云哪儿去了？朝云缺场了，她没递上手帕，去揩东坡先生老脸上的太阳雨；她也未用纤纤玉手，去挠东坡先生腋窝下的笑神经；她没与其他姐与妹，去猜东坡先生鼓胀起来的满腹心事。出席东坡先生这个夜晚的，是月，是水，是竹柏影，是跟东坡先生一样一个闲人的张怀民。

我最羡慕东坡先生一派天真。夜已深，月已斜，衣服已经脱了，睡在床上，他忽地跳将起来，去找朋友玩去。他不想朋友睡了吗？他不想人家不骂他神经病吗？半夜三更，从床上爬起来，去扰乱他人的清梦，阁下心中没有顾忌？我们顾忌的东西太多了：会顾忌朋友的黄狗会咬人；会顾忌朋友的妻子会逐客；谁也不顾忌，也会顾忌朋友会不会生气。朋友，禁得起几回生气？东坡先生什么也没想，什么也不用想，他脱衣睡了，他披衣而起，穿着一双拖鞋，就往朋友家跑去了，深夜里跑去了。跑去并无事，只

是乱扯淡。

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夜晚，无来由地，睡不着；无来由地，想找个人聊一聊。找谁？重新开机，手触屏幕，一溜一溜的名字，如一排排街边树一般滑过去，哪一棵树，可以让我此刻倚一下肩膀？可以让我电话将他从梦中吵醒的是谁？翻，再翻，还是翻，翻到一个名字上，停了，然后自问：她是谁？他是谁？翻，再翻，翻到了底。过尽千帆皆不是，翻尽通讯录，谁是你的张怀民？

城市的夜晚，夜再深，都有人。看那街头的夜宵摊，指针指向了三更，还有人在那里吆三喝四，酒吧里夜更深，人更多，那里有你可以去会的人吗？歌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畔，都是不眠夜，付一张几张票子，会有红袖添香，会有人来填心中的空当，陪着你吼几嗓子；打开电脑，登录QQ，这个个群，那有个群，会有滴滴滴滴如雨打芭蕉，滴答到天明；更有些寂寞的人，深夜了，也跟你一样睡不着，闪啊闪啊，闪着他与她的头影，这许多QQ里，谁是你此刻可以去笃笃，笃笃笃，可敲门的人？点开，关闭；点开，关闭；点开这，手停顿了；停顿了，还是叹一口气，关闭了对话框。这人，是可以去滴滴他的QQ；这话，可以嘈嘈切切，对他说吗？

东坡先生是最幸福的。因为天真，他幸福；因为旷达，他幸福；更因为他有跟他一样闲人的张怀民，他是最幸福的。我们地球村里，比东坡先生那黄州小城里，人多翻了多少倍？白天，我们不会少人，跟你唱歌的，跟你跳舞的，跟你猜拳的，跟你碰杯的，跟你打牌的，跟你开会的，跟你同行的，跟你发短信的，跟你玩微信的，跟你QQ聊得火热的……多，很多，写字楼上人多，通讯录上人多，楼盘小区人多，QQ闪烁的好友，多得数不过来。夜晚呢，也不会比白天少人，对门的麻将哗哗通宵响；对街的歌厅笙歌彻夜……

可是，今夜睡不着了，谁是你可以披衣起来，跑去跟他乱扯淡的人？

## 史海钩沉

## 脱袜子

□王国华

中国古代有种奇怪的礼仪，即下级在上级面前必须脱袜子。《左传》中讲，卫国的卫出公跟他的一帮属下在一起喝酒，一个叫褚师声子（褚师是复姓）的人没有脱袜子。卫出公很不爽，问他为何这么不讲礼貌。褚师解释说，自己是烂脚丫子，臭不可闻，老大你闻了会吐的。卫出公一听勃然大怒，声说要砍掉他的双脚。大家赶紧劝解，好说歹说才算拉倒。此事可以说明，春秋时期，当面脱袜子是必要的礼仪。

《宋书》中载，南北朝时，刘裕建立的宋曾经给各藩国下了道命令：藩国官员，正旦冬至大祭，不准赤足登藩国殿堂，也不准簇拥对君主的传令牌和油戟。这是限制藩国的措施。本来各藩国的官员在大祭时应该按礼仪光脚出席（那自然是脱鞋脱袜喽），但宗主皇帝不想让这些藩国的君主太享受，不许其按礼仪行事。其实就是想恶心一下藩国的君主，让他们知道他们还不算老大，真正的大老是刘氏皇室。

其他史料中，虽没有类似卫出公那么极端的例子，但零零星星的有一些关于脱鞋的记载。比如《汉官旧仪》中有，“掾吏见丞相脱履，丞相立席后答拜”，掾吏见丞相必须脱鞋，丞相站起来回礼。刘邦优待萧何，特许他可以佩带着宝剑，穿着鞋子上殿。这个规定应该可以反证，其他大臣不能佩剑穿鞋上殿。

中国文化向来有自上而下的传统，既然庙堂上有此讲究，民间应不会反其道而行之。那么，为何会有这样的礼仪呢？如果单独看之，似乎有点怪，其实放在彼时彼地，一定有其现实考量。我分析，除了安全因素（预防把短兵刃藏在袜子里），卫生角度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想想我们小时候的农村，到处都是土路，坑坑洼洼，泥泞不堪，古代的情况只能更糟。鞋子每天都是脏的，而草鞋、布鞋甚至绸缎鞋的防水性和抗污性都不强，袜子也不可避免受牵连，干净不到哪里去。若走路时不慎踩了一脚狗屎，沾得四处都是，然后到别人家中做客，就更显得没礼貌。因此，脱鞋脱袜便成必要。脚板再不雅，总是赤裸裸光杆一个，沾染的污物比鞋子和袜子要少。时间一长，就成了礼。

时至今日，卫生条件好了，袜子比脚丫子干净，再当面脱袜就要挨揍了，但到别人家做客换拖鞋还是必要的礼貌。